

序

著名农民史学家何光岳同志的新作《东胡源流史》,分上中下猿编猿章,约逐万字,即将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我有幸成为该书第一读者,感到非常高兴。

四十四年来,我从涉足祖国东北地方历史调查,到研究东北民族史,进而研究东北亚土著民族源流,对中外史学家所倡肃慎、秽貊、东胡三大族系说一直不敢苟同。今天通读了这部《东胡源流史》书稿,始觉东胡族系存在的真实可靠,并非子虚乌有。

光岳同志从华胡同源,远溯到黄帝时代。考述其流,不仅有蒙古、达斡尔、锡伯、土等古代中华民族成员的祖先,还有历史上柔然、靺鞨等跨国兄弟民族的先世。东胡系在北亚、中亚、东欧、高加索等地建立过钦察、窝阔台、伊儿、阿斯特拉罕、克里木、喀山、那海、西伯利亚、帖木儿、瓦剌、阿瓦尔等汗国,还在印度建立了莫卧儿帝国。来龙去脉,笔笔有踪。一个庞大体系,历经数千年,广布几万里,世系清晰,祖迹昭昭,扎根于中华大地,源出于华汉宗亲,有历史为证,有语言为证,有血缘为证。

东胡民族的历史,只散见于《史记》、《逸周书》,充其量不足千字。但其族裔乌桓、鲜卑、柔然、室韦、契丹、蒙古,几度称雄欧亚大陆,相继开发北半球荒原,在人类历史上建功创业,有口皆碑。“扩张”也罢,“黄祸”也罢,在西方人“地理大发现”以前的几千年里,中华民族的祖先已经默默无闻地经营着地球上绝大多数的热土,在那里形成族体,建立国家。时间太悠远,领域太宽广,以至于这些民族自身都有“我从哪里来?”的疑惑。

前苏联著名历史地理学家 И·П·马吉多维的《地理发现史纲》一书,长达 100 多万字,却因不认真查阅华文文献,对早在百年前何愿船(秋涛)考述过的“西伯利”一词一无所知,故对“西伯利亚王国”的国名解释得啼笑皆非。如其书第 10 章云:“编年史的作者在这段简短的记述中所用的西伯利亚是一个无需解释大家都熟悉的名字,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指‘一个城市’。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 10 世纪的天主教地图上,标明是‘谢布尔’。(根据 11 月巴尔托里特的解释)这个名字无疑出于穆斯林历史资料上的‘西比尔和阿比尔’、‘依比尔——迭比尔’等 10 世纪前半期阿拉伯和波斯著作家之手。但是无法解释的是这个不被西伯利亚土著人知道的名称是怎样产生的。在西欧,西伯利亚这个名字不失原音(转音),它第一次出现在 10 世纪中期(1057—1058 年)威尼斯人弗拉——毛罗的圆形世界地图上,指明这是一个位于‘亚细亚的萨尔马提亚’和被一些山脉所分开的这个地区以北的国家名称。”(屈瑞、云海译本)引文中的“编年史”是指早在 10 世纪至 11 世纪编写的《早期编年史》一书,但更早的成书于公元前 1 世纪的中国第一部国别史——《国语》就记载了“鲜卑”(转音)民族。

光岳同志在其《东胡源流史》上编第 10 章至第 15 章专写鲜卑民族源流,第 10 章“鲜卑姓氏”,仅世系表就列满 100 页稿纸,100 多年的世系一脉相承。即使是国籍有别,姓氏不同,但血缘归一,无法否定。至于第 15 章“蒙古姓氏”的世系表,将古今中外以成吉思汗为中心的蒙古族,几乎一览无余。

中国正史上的东胡民族,只有《史记·匈奴列传》附载其史事,然而语焉不详,不明其源,不载其流,一灭了之。日本学者白鸟库吉著《东胡民族考》,从语言对比研究入手,藉以考述东胡民族源流;中国民族史研究专家林平著《东胡史》,计 10 章 10 万余

字。1985年 9月 15日《人民日报》发表新华社记者石云子的专访 标题为《东胡神秘面纱被揭开 ,鲜卑契丹蒙古族均为其后裔》。其云 :“东胡研究先天不足 ,反映早期东胡的历史文献资料尤为奇缺。林乾(干)认为 要弥补这类缺陷 ,史学界需借助于文物考古成果。他特别珍视近三十年来国内考古发现的东胡遗迹 ,终于弄清了这个古老民族的勃兴过程、活动范围、族系形成 ,使东胡早期社会、文化状况得以复原。”只有扩大史料来源 ,才能尽量恢复历史原貌 ,这已成为一条治史原则。

冯继钦《读林乾(干)先生新著 东胡史》(载《黑龙江民族丛刊》1985年第 3期)一文称誉该书为“我国民族史学界系统研究东胡史的第一本专著”。又云 :“作者引用了大量考古资料来研究乌桓和鲜卑史 ,这是《乌桓与鲜卑》一书所无法比拟的。”又指出 :“关于哈刺契丹人建立的起儿漫王朝 ,中外史籍都有所反映 ,如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拉施特的《史集》、多桑的《蒙古史》、魏特夫、冯家 的《中国社会史——辽》……希望本书再出版时能考虑补充这一内容。”这里指出一种中国当代史学界通病 ,即不太注重他人的研究成果。何光岳《东胡源流史》在林干《东胡史》、马长寿《乌桓与鲜卑》、白鸟库吉《东胡民族考》的基础上有所突破 ,不光是篇幅巨大 ,而且观点正确 ,研究方法更科学、更进步 ,其影响也将更广泛 ,更具力度。

首先是广征博引的史料 ,大大超出前人。如第 1章“辽国的兴亡” 第 2节“西辽的西迁与灭亡” ,引用中外文献 100余种 ,是冯继钦同志不曾料到的 ,几乎超出他所企盼的四五倍之多。第 3章“室韦的来源与迁徙” ,不仅超出《东胡史》所载的内容 ,而且对笔者在 1985年中国历史研究会发表的室韦出自豕韦说做了完善的考述 ,使其更具说服力 ,更具权威性。

其次是坚持了中原文化传播说。用充分的史料考证东胡民

族的族源在中原地区,这是《中华民族源流史丛书》的一条红线。华胥氏的后裔是中华民族的主体。这既是何光岳在历史研究领域内自成体系的一派学说,又是当今世界华人寻根问祖的历史依据。林干《东胡史》最薄弱的部分也正是在族源问题上。至于日本史学权威白鸟库吉的《东胡民族考》,则是何光岳的主要批判对象。

第三是民族语言的综合研究。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的语言中发现许多古汉语词语。从读音到词意一点不差的词语数量大得惊人,足以说明历史上的东胡人是历史上“华汉族系”或“东亚——华汉人种”(《汉源流史·前言》)的北支。

内蒙古师范大学长期从事蒙汉语言对比研究的语言学专家蒙古族著名学者芒·牧林教授,在《大峡谷文丛·山海经与华夏文明》(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 1996年 5月第 1 版)一书中发表一篇论文,题为《试探汉藏——阿尔泰语系亲缘关系》,文章作者“采用斯瓦迪士修正的一百个核心词对汉、藏、蒙、满和突厥等五种语言的同义词进行了对比考查,并用历史语言学语音对应规律原则,审视其语音面貌所显示的事实,得出它们可能是同源词的比例是:汉——蒙、汉——满和蒙——满语之间的同源词比例均在 80% 以上。而汉——蒙语之间同源词比例达到 90%,已超出同语系的汉——藏和蒙——满语之间同源词比例。”文章写道:“我们建议是:将汉藏——阿尔泰两个语系语言合并成为一个语系,并把它称之为‘华夏语系’。”可见正确的研究方法,必然殊途同归,达到一个共同的目的——追寻历史的真实。

何光岳同志的史学研究方法是在写作过程中形成的。其研究方法的主要特点是采用多种史料和多种研究手段相结合的综合对比研究,尤其注重用模糊史学与泛史学的理论观点,适当地分析和辨正,以理服人。

源

在民族源流史特别是中华民族源流史的研究领域内,只有运用最新的模糊史学方法,才能得心应手,左右逢源。以这部《东胡源流史》为例,开篇即云:“东胡原系战国秦汉时期分布于辽河流域及滦河中上游一带的民族群体”,而下文有“东胡最早记载,见于《逸周书·王会解》”,并引《伊尹朝献·商书》,这两部书记述的是西周与商王朝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显然与上文所述相矛盾。又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东胡民族是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这一社会改革的样板,有具体记载具体地区的一个具体民族,晚至《热河通志》、《承德府志》均有详考,原热河地区(今河北省、辽宁省、内蒙古自治区之间)是战国秦汉时期东胡王领地,何光岳的结论有根有据。妙就妙在第二句话:“其族源乃黄帝之裔后夔之后”。从黄帝时代到秦汉王朝,上下几千年,中国境内都有东胡一席之地。紧接着又考定“东胡”之“胡”,其族人于商朝末年定居在今天河北省鄆城县东胡家集。一个模糊的族郡,却又具体到一个古今闻名的集镇。

曾有中国古代史专家认为黄帝是神,不是人。而且振振有辞地考证出黄帝是一只大王八——天鼃;也有位大史学家说黄帝是个大草包——黄囊。若从图腾崇拜进行探索,也未尝不可。但《史记·五帝本纪》中的“黄帝”有名有姓,还有氏,有妻室,有子孙,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历史人物。当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前谒黄帝陵的时候,怎能让他们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几千年来、十几亿炎黄子孙的始祖居然是那些不堪入耳的东西!何光岳的《炎黄源流史》讲述的黄帝是一位能征善战、智勇双全、君临天下的伟大领袖,自然受到广大华人的认同。《东胡源流史》也写了许多优秀的中华民族英雄,如众所周知的成吉思汗、耶律阿保机、耶律楚材等。它又是一个美不胜收的中华民族源流历史工程的杰作。

殿以四言长律一首见赠 :史料宏富 ,史实确凿。广征博引 ,
驳议精深。史评公允 ,褒贬适中。众说荟萃 ,疑信分明。不偏不
倚 ,不避疏亲。以文会友 ,议论横生。古今中外 ,一槌定音。自
成体系 ,鬼使神通。呕心沥血 ,正气长存。

傅朗云

二〇〇九年 愿月 愿日于长春

前 言

东胡是中国北方及东北的古老民族群体。他们活动于辽河、黑龙江和贝加尔湖水系等区域,过着以游牧与狩猎为主的迁移生活,后来有的发展为半农半牧半定居而渐趋于定居生活。他们的祖先皆源于华北炎黄各支系,如徒河则源于伯益,拓跋源于黄帝,宇文源于炎帝,段部源于周宣王,室韦源于祝融八姓之豕韦氏,契丹源于商契,奚人源于奚仲,蒙古源于有蒙氏,无一不是炎黄子孙。在不断迁徙中,他们又融合了东夷、北狄诸系而形成了庞大的东胡族系,并与华夏族建立密切关系。他们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都属炎黄子孙范畴,与汉族等兄弟民族均有密切的血缘关系,共同成为古代中华民族的主要成员。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东胡、乌桓、鲜卑、柔然、契丹、奚、室韦、蒙古的各支系中都有许多融入于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者,也有汉族和女真、突厥、铁勒等民族融入东胡各支系者。

东胡、乌桓虽曾在秦汉时期称过王,但只是一种松散的部落联盟,并未建立真正的国家,其发展进程非常缓慢。但到西晋末年发生了“八王之乱”,随之引发“五胡乱华”。此时,鲜卑族乘机纷纷由兴安岭、黑龙江和大漠南北、辽河、大凌、滦河一带南迁,先后占据黄河流域及河西等地,分别建立了前燕、后燕、南燕、西燕、代、北魏、东魏、西魏、吐谷浑、南凉、西秦、辽、西辽、后西辽、元朝等国家。如西辽、柔然及蒙古各族则有远迁中亚、西亚及东欧、巴尔干半岛者。

尤其是蒙古汗国的成吉思汗,横扫亚欧两洲,建立版图广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ongbook.com

大、亘古未有的蒙古汗国,其孙忽必烈建立强大的元朝,统一中国,其藩属国有钦察汗国,后分为白帐汗国、青帐汗国、喀山汗国、克里木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那海(诺盖)汗国、西伯利亚汗国、月即伯汗国等;察哈台汗国,其后又分东察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吐鲁番、哈密等;伊儿汗国;窝阔台汗国;帖木儿帝国、莫卧儿帝国等,延续了七百余年。而蒙古别部则出现瓦剌汗国、札刺亦儿王朝等。他们为中华民族做出了重大贡献,其声威远播世界。惜因部众分散于广大的亚欧各地,大多融入中亚、西亚、东欧所在地各族,以致一蹶不振,至今已不居重要地位。

由于时代的不同,族系的复杂和衍变,故本书分为上编,东胡系;中编,契丹系;下编,室韦系,共计猿章,渊源节。上编分列东胡、徒河、豆莫婁、地豆于、乌桓、乌洛侯、鲜卑、锡伯、拓跋部、秃发部、慕容部、乞伏部、段部、吐谷浑部、土族、柔然及鲜卑姓氏。中编分列契丹、奚、达斡尔及其姓氏。下编分列室韦、阻卜、鞑靼、塔塔尔、蒙古及其姓氏、元朝、东乡族、保安族、兀良哈部、瓦剌部及蒙古所建各汗国等,系统阐述各族的来源、名称、分布、发展、演变、迁徙、融合的全过程,并分述在沙俄帝国主义的侵占下,导致外蒙古独立,唐努乌梁海等地被吞并的惨痛国耻。其中柔然西迁,以后融入今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保加利亚等国的民族。契丹西迁后,融入今乌兹别克、吉尔吉斯、伊朗等国的民族。蒙古一部西迁后,融入帕坦、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哈萨克、俄罗斯、土库曼、阿塞拜疆、伊朗、克什米尔、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国的民族。

幸有林干的《东胡史》对东胡史研究开了先河,但因简略而没有涉及上述诸族、诸国的迁徙、演变过程。至于日本学者白鸟库吉的《东胡民族考》则系极简单的几篇考证文章,并非全史,且多谬误。故直到现在,仅有两部东胡专史而已,对古老的东胡族

系的研究未免显得贫乏。对东胡史系统的研究,无疑是中国史学家的一个义不容辞的重大责任,但是由于一些史学家畏惧国际上那些强权主义者,往往不敢秉笔直书,甚至有的还附和西方学者,别有用心地把东胡系诸族与中华民族分割开来,极尽歪曲中国历史之能事,这是有愧于炎黄祖先的在天之灵的,是应受到正义的谴责的。

由此,作者有必要另辟蹊径,另创体裁,着力写一部较有分量的有关东胡、契丹、室韦源流的史学专著,还其历史的本来真实面目,以免野心家和阴谋家割裂、曲解和捏造历史,破坏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

多年以来,作者含苦茹辛,皓首穷史,致力笔耕,几忘日月之轮换,春秋之更替,寒暑之困逼,默默钻研,专心致志于《中华民族源流史》各分册的撰写,广为搜集资料,不论零篇残简、寸楮半牋,凡涉及历史学、地理学、古文字学、考古学、民俗学、地名学、天文学、动植物学、民族学及古农史等方面资料,都加以搜集、推敲、精选、排比,且又节分积元,购置图书达苑万册,以数十年之积累,数十万里的调查访求,挥汗如雨,呵笔化冰,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撰成《东胡源流史》,将其繁多的支系进行了一次颇具规模的整理、分类、研究与论述,用模糊史学与泛史学的理论观点,阐述东胡、契丹、室韦各分支的前因后果的历史全过程。

自感力薄才浅,学识寡陋,难以膺此重寄,但基于强烈的中华民族感情,鄙人焉敢推卸厥责。

在写作过程中,博采诸家之言的前提下,抒己之创见,不拘陈词,不摒旧说,不斥异端,不猎怪奇,不采谬论,不立门派,不顾蜚语,循情察理,旁搜侧证,运用夹叙夹考夹论的方法,谨泐成此作,以飨中外人士。自感不勉,难免挂一漏万,举二遗千,讹误之处,奇谈之点,也在所难免。愿有识之士不吝垂教,也愿东胡史

著作能在正确的历史科学观指导之下实事求是地澄清其历史文化的实质，勿为别有用心者所利用。

感谢江西省委、省政府领导和江西省新闻出版局领导的关心和支持，江西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扶持和鼓励，这套《中华民族源流史丛书》才得以崭新的“源流史”体裁，采用“泛史学”和“模糊史学”的观点笔法，陆续与读者见面。

业已出版的有《南蛮源流史》、《东夷源流史》、《百越源流史》、《炎黄源流史》、《夏源流史》、《商源流史》、《周源流史》、《秦赵源流史》、《汉源流史》、《氏羌源流史》、《北狄源流史》。江西教育出版社这次又出版《东胡源流史》，厥功甚伟，所费甚大，功德无量，这种大公无私、重视学术、热爱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高尚风格，令我由衷地敬佩，特向全社领导和诸君表示诚挚的感谢！

何光岳

壬午处暑于长沙德雅村两千万文斋

上 编 东胡系

第一章 东胡的来源和迁徙

东胡原系战国秦汉时期分布于辽河流域及滦河中上游一带的民族群体。其族源乃黄帝之裔后夔之后。后夔曾是尧舜的得力助手,是东夷归姓的始祖,曾于今河南鄆城县东建立归国,今称归村。后周武王灭商,也灭掉亲商的归国及归国的分支胡国(今鄆城西北胡城集),而另封周之姬姓宗族为胡子国于此。归姓胡人大多向东北逃避,并逐渐迁移于今河北、山西北部,与土著居民融合而成为胡人,再向东迁辽宁、吉林和内蒙古东部,因位于东北方,故称为东胡^①。他们过着草原游牧生活。另一支则处于西方的山西北部山林地带,故称林胡。

第一节 东胡的来源与北迁

东胡最早记载,见于《逸周书·王会解》:“东胡黄罍”。即东胡向周武王贡献黄罍,孙诒让《周书_释补》云:“《稽瑞》引‘罍’作‘熊’。《白帖》九十七‘熊’下引作‘东胡献黄熊’,则唐本正如此。”集注:孙晷云:“东胡,东北西卑。”卢文弨订作“东北夷”。(孙诒让云:“西卑”当即“鲜卑”,西鲜一声之转。)王应麟《王会篇补注》云:《伊尹朝献·商书》:“正北东胡。”《山海经》:“大泽……在雁门北……东胡在大泽东,夷人在东胡东。《史记·匈奴列

传》：“燕北有东胡”。服虔曰：“乌丸之先，后为鲜卑。”《尔雅》：“黑如熊，黄白文，似熊而长头，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树木。关西呼曰猓黑。”《诗·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献其黄黑。”陆玑疏：“黑大于熊。”《淮南子》：“散宜生得玄豹黄黑，以献于纣。”貊人分布于冀北、辽西，说明黑乃东北所产之猛兽，在商周之际。已作为东北夷貊向中原王朝进贡之珍兽。何秋涛《王会篇笺释》：“东胡与匈奴接壤，当在山戎西，今顺天府北边外，即承德府属之西南境，知为春秋时东胡地也。”孙进已以为“东胡在大泽东”的这个大泽应为今达来诺尔。东胡在大泽东，应在今西喇木伦河流域，夷人应为居住在今辽东一带的东夷。^②

《王会解》又载：“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楼烦、月氏、嬖_犁、其龙、东胡。”这里又提出另一个叫“貌胡”的古代部落，貌，王应麟本作“豹”，卢文弨校从。以貌胡即豹胡之误，又云：“豹胡，北胡也。朔漠地多虎豹，故以所产为国名。”但貌胡与东胡并列，乃系两个不同的部落，只是史籍上的貌胡仅此一见，以后便不见于记载，疑貌与貊音转，系貊人之谓。《路史·国名纪巳》载：“胡，归姓。《世本》、《左传》皆云：胡子国，归姓。归姓，夔出。”指出胡人立国为胡子国，为归姓，乃后夔之裔。其商末在河南鄆城县东胡家集，周灭商后，也夺取胡地，胡人北迁于今辽河流域及滦河中上游一带，尚向周武王进贡黄黑。

《管子·小匡篇》载：齐桓公“中救晋公，擒狄王，败胡貉，破屠何，而骑寇始服。”其中胡貉应该指的是东胡。《史记·匈奴列传》载：“燕北有东胡、山戎。……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则战国时燕向北

扩张领土，把东胡从燕山北麓逐向北方，分布于今西喇木伦河流域，即辽河上游。而赵则向北扩张领土，把林胡逐向北方阴山一带。从此，燕山山脉、管涔山脉以南便没有胡人踪迹了。又《史记·赵世家》载赵武灵王之言曰：“今中山（河北定县）在我腹心，北有燕，东有胡。……自常山（河北元氏县）以至代（河北蔚县）、上党（山西长治市），东有燕、东胡之境，而西有楼烦、秦、韩之边。这时，东胡已用骑兵作战，故称为“骑胡”，赵武灵王为了攻略北面的林胡和东北面的东胡，便改为胡服骑射，到其子赵惠文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44年）曾攻取东胡代地。索隐注：“东胡叛赵，驱略代地人众以叛，故取之也。”这个代地以北的瓠脱地带正位于燕、赵、东胡、林胡之间的缓冲地。以后，赵悼襄王时，良将李牧又击破东胡，东胡被迫北退到滦河上游及西喇木伦河一带，远离燕、赵。

关于东胡的起源，大约有五种说法。第一，东胡之先为屠何说。唐代尹知章注《管子》称：“屠何，东胡之先也。”此说与《逸周书》、《管子》等书所载东胡与屠何并列的史料相矛盾。东胡与屠何应为并存的两族，屠何在今辽西，东胡则在今东蒙。屠何不能是东胡之先。屠何乃鲜卑族段氏之先。

第二，东胡之先为山戎说。张博泉等《东北历代疆域史》主张：“东胡春秋时为山戎，入战国后统称为东胡。”《史记·匈奴列传》及《逸周书》更将东胡与山胡并列。因此，东胡与山戎应为并列的两族。山戎在今大凌河流域上游，东胡则在今西喇木伦河流域，齐桓公破山戎后，东胡一度曾南下占山戎地，秦开破东胡，东胡北却千余里，复退至西喇木伦河流域。山戎可能有些入东胡者，但不足以定山戎为东胡之先。盗山戎乃为戎族，并非胡族。^③

第三，东胡之先为土方说。金岳主此说^④，并谓东胡的远祖

是夏、商时代的土方,土方为屠何,后为东胡。^⑤也步第二说之误。土方其后发展为鲜卑族的拓跋(土伯)氏。

第四,东胡即通古斯族。此多以外国学者所主张,如日本民族史学家白鸟库吉的《东胡考》^⑥中,将西方各国学者认为东胡即近代之通古斯族,以东胡为蔓延于西伯利亚及满洲民族之总称,通古斯之对译之说;且以东胡之名为通古斯族之自称。而《鞑靼千年史》谓东胡者,即东方之胡之谓,原为中国人对朝鲜人满洲人之称,与吾人所呼通古斯之名相同。是故,东胡与通古斯初无何等语言上之关系。通古斯云者,土耳其语,豕之义。最后,白鸟库吉指出:“胡之一语,乃中国人省略匈奴之原名,蒙古语,人之义也。然则东胡与通古斯二名,在声音上虽相酷似,而就住地论,就种类论,就名义论,皆可证其互无关系之二民族也明矣。”但白鸟库吉指胡为匈奴原名则有误,胡为后夔之后,而匈奴则夏桀之后,两者不同。胡为蒙古语之人义,而汉也为汉人之谓,乃沿袭既久,而以之为入义之故罢了,皆非原来之意义。

第五,胡与狐同音同义。如傅朗云、杨_翥说:胡与狐同音同义。胡族原意是以狐狸作图腾的氏族,曾生活在我国北方。后来,胡族向东西方向迁居,故分西胡与东胡。东胡族发展至今天的西辽河流域,同当地一个野猪图腾氏族结合起来。秦、汉以后,东胡族不复存在。融合在野猪图腾氏族中的东胡人很多。南北朝时期,野猪图腾氏族发展为强大的契丹族。辽王朝被女真族战败,一支西迁,称西辽。西辽人和中亚、东欧民族接触,中亚、东欧的一些民族称西辽人为猪民族,因为西辽人自称是野猪神的后裔,猪民族在西方称呼为通古斯,恰与东胡切音。^⑦

根据以上说法,胡人以狐为图腾是可取的,因胡狐同音借用,而北方多狐,奉为图腾亦顺理成章。而野猪图腾为契丹人所奉,也有道理。我认为胡即胡人,源于河南鄆城胡家集而逐渐北

源

迁者，沿途与山戎、北狄、令支、无终、屠何等族不断融合，最后形成分布于西辽河一带强大的东胡部落联盟。有一支叫林胡则西迁，与沿途的氐、羌、鬼方、獫狁、塞种、乌孙、大月氏及西域土著各族融合而形成西胡。西胡以后融入于北狄、匈奴、铁勒、回纥、突厥各族之中，到隋唐时已湮没无存了。

第二节 胡的名义

据杨树达《释胡》^⑧说：“《说文四篇下肉部》云：‘胡，牛部，垂也，从肉，右声。’《诗·豳风·狼跋》云：‘狼跋其胡，载震其尾，是狼有胡也。’《史记·封禅书》云：‘有龙垂胡，下迎黄帝，’是龙有胡也。许君第举牛为说，盖举一以见其他也。按兽，下肉垂者谓之胡，引申之，人颈在，下，亦谓之胡：《汉书·金日磾传》云：‘日磾将胡投何罗殿下，’是也。《释名·释形体》云：‘胡，互也，在咽下垂，能效互物也。’因而凡物之下垂者皆谓之胡：《周礼·秋官·大行人》云：‘立当前候。’郑司农云：‘前候，谓駟马车辕前胡下垂在地者。’此辕前下垂在地谓之胡也。《考工记·冶氏》云：‘广二寸，内倍之，胡三之，援四之。戟，广寸有半寸，内三之，胡四之，援五之。’此戈戟之下垂者名胡也。《礼记·深衣》云：‘袂圆以应规。’郑注云：‘谓胡下也。’《释文》云：‘下垂曰胡。’《释名·释衣服》云：‘禕，禅衣之无胡者也。’此衣袂下垂者谓之胡也。《方言九》云：‘凡箭镞，胡合羸者曰镞，或曰拘肠。’郭注云：‘胡镞在于喉下。’此箭镞在下者谓之胡也。令人谓须曰胡，字作鬍，亦以垂于，下受名也。胡为物下垂，引申之，胡遂有下义：《尔雅·释水》九河有胡苏，李巡注云：‘胡苏者，其水下流，故曰胡苏，胡，下也，苏，流也。’是也。”而甲骨文未见胡字，有谓金文之𠄎字即东周之胡子国，但也不十分可靠。

《尔雅·释鸟》说“鷩 鷩 鸟”，注：“似雉，青身白头。”即今之白头翁鸟。^⑨看来，胡即鷩 鷩，是以白头鸟为图腾的部落，后用为国号，当系东夷族中鸟夷的一支，何况后夔正是东夷族部落酋长。胡北迁后与北狄和氏羌诸夷融合，才又形成新的一族胡人。

顾炎武《日知录》卷三十二，胡：“《续汉舆服志》：圣人见鸟兽有冠角，胡之制是也。诗曰：‘狼跋其胡。’狼之老者，颌下垂胡。故以为寿考之称。诗曰：‘胡考之宁。’传曰：‘虽及胡考。’^⑩法，弥年寿考曰胡，保民耆艾曰胡。陈有胡公，而蔡仲及周厉王名胡，似亦皆取此义（原注：晋王胡之，字修龄。）《周礼·大行人》：‘侯伯七十步，立当前疾。’注：‘前疾，谓驱马车辕前胡下垂柱地者。’又国名，今之胡姓，以国为氏，或以^⑪为氏是也。又与何字义同，如胡能有定，胡然有天，胡斯畏忌之类，见于经传，如此而已。《史记·匈奴传》曰：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盖必时人因此名戎为胡。（原注，《赵世家》：变服骑射，以备燕、三胡、秦、韩之边。注：林胡、楼烦、东胡为三胡。武灵王言，襄王并戎取代，以攘诸胡。谓之诸者，犹《左传》之言群舒。）而下文遂云：筑长城以拒胡，是以二国之人，而概北方之种，一时文号，而蒙千载之呼也。（原注：犹之羯本地名，上党武乡县羯室，晋时匈奴别部入居之，后因号胡戎为羯。）盖北狄之名胡自此始。”

《尔雅·释丘》云：“丘形四方者名胡丘。”我意以为胡丘乃胡子国遗民所居而得名。又舜之裔胡子国，在今安徽阜阳市北泉河北岸，《左传》定公十五年（公元前 548 年），被楚昭王所灭。此一支胡人亦可能有部分随归姓胡人北迁。

而王国维《西胡考上》^⑩提出“汉人谓西域诸国为西胡，本对匈奴与东胡言之。”自汉之后，凡西北方、北方各族如匈奴、北狄、铁勒、回纥、西域各国、波斯、印度、阿拉伯以及深目多须的人种

均称为“胡人”。其实华人之华字，古音亦为胡，故先秦往往华胡难分，原因是东胡人也出于华胥氏之后，与华夏人同种族，所以难于分辨。汉初，由于匈奴强盛，东并东胡，故匈奴往往也自称为胡，如匈奴狐鹿姑单于致汉书称：“南有大汉，北有强胡。”故西域各族为御匈奴侵扰多设有“都胡侯”、“击胡侯”、“都胡都尉”、“击胡都尉”等职。汉高祖因都尉陈乞夫定燕有功，封高胡侯。燕王卢绾北附匈奴之故，^①卢绾之子任匈奴东胡王，后又降汉。^②可见匈奴曾东并东胡，而立东胡王一职。而汉代由西域西胡引入各物都冠以胡字，如胡葱、胡荽、胡桃、胡豆、胡笳、胡弓、胡舞、胡乐、胡琴、胡犬、胡市、胡瓜、胡羊、胡桐、胡床、胡巫、胡兵、胡角、胡社、胡芹、胡芥、胡枝子、胡粉、胡杨、胡韭子、胡扇、胡马、胡麻、胡梨、胡菜、胡葭、胡棠、胡蔓、胡榛子、胡箭、胡燕、胡蜂、胡燕脂、胡离、胡戏、胡饼、胡蝉、胡芦、胡萝卜、胡盐、胡藿等，种类繁多，不胜枚举。而《汉书·天文志》云：“昴曰旄头，胡星也，为白衣会。”昴宿为廿八宿中西方七宿之一，位于白虎七宿的中心，在今甘肃上空，是胡星指西胡无疑。

总之，葫芦，又叫瓠，音壶。壶又与胡同，则古音华、胡同音义。盖古字似叶下有大瓜，旁有月字作肉食解，是古代以瓠瓜杂兽肉煮食者，故华、胡古代原来也同源。后来胡人从中原分别向东向北向西迁徙，而称为东胡、北胡、西胡，向南迁者成为盘瓠。留居中原者，文化较发达，自称华人。^③原来，华、胡一家。

第三节 东胡的衰亡及遗存

当秦始皇时，东胡强盛，秦筑长城以防东胡，而东胡西面的匈奴也畏惧东胡。汉高帝元年（公元前206年）当冒顿杀父单于头曼而自立为匈奴单于时，东胡王遣使向冒顿索取头曼生前所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jia.org/book 苑